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劳伦斯短篇小说选

(下)

〔英〕劳伦斯 著

英文明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热恋中	员
妄想	園
爱岛的人	瀬
弦外之音	愿
美妇人	怨
母与女	源
两只蓝鸟	源
木马优胜者	猿

热恋中

“算了，亲爱的！”亨里埃塔说，“再过一个月就要成亲了，如今又要去乡下同未婚夫一块儿度周末，脸上还如此发愁的样子，要是我——我就会尽量换上一张笑脸，将心中的不快掩藏起来，或者想点别的什么方法。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赫斯特飞快地打断她，“我的脸不讨你喜爱，你就别看！”

“都这个时刻了，亲爱的赫斯特，你就别发你那大小姐脾气了，只要照照镜子，你就会清楚我的意思。”

“谁管你何种意思！你又不是专管我脸的。”赫斯特有点自暴自弃。她根本没有照镜子的想法，也无意听从妹妹的好言相劝。

亨里埃塔轻轻哼着歌曲。她不过二十一，是赫斯特的妹妹，还没有订婚，这倒是值得庆幸的。她现在压根不想去接受某人的戒指订下一生，而将自己平和的心绪搅乱。不过，能看着赫斯特如他们所说“给打发掉”，那的确是件好事。毕竟，赫斯特已经快二十五了，然而不能不当回事。

最糟糕的是，近期一提起那个忠实可靠的乔，赫斯特的脸上总是显出她那副出了名的“苦瓜相”：眼睛黯淡无光，脸颊绷紧。每次一见到赫斯特这般样子，亨里埃塔就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忐忑不安袭上心头，荡起极之恐惧的反响。这种感觉令她非常厌恶，她简直无法忍受此种突如其来的忧虑感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”她接着又说道，“是说——你如果挂

— 员 —



着这副面容到乔那里去，这对乔是非常不公平的。要么脸上露出高高兴兴的样子，要么——”她停住了。她想说什么去。”不过，说实话，她的确希望赫斯特这桩婚事能顺顺利利办成。这样，压在她亨里埃塔心坎上的大石头就可以放下来了。

“哼，岂有此理！”赫斯特大声叫道。“闭嘴！”她匆忙瞥了妹妹亨里埃塔一眼，乌黑的眼眸里闪过一星狂怒和忧虑各半的火花。

亨里埃塔在床边坐下，仰起下巴，令气色平静下来，就像沉浸于冥思中的一位天使。她的确疼爱赫斯特，赫斯特脸上的愁容分明预示着不祥。

“这么着，赫斯特！”她说，“我和你一道去马克伯里，怎么样？假如你想要我去，我不会反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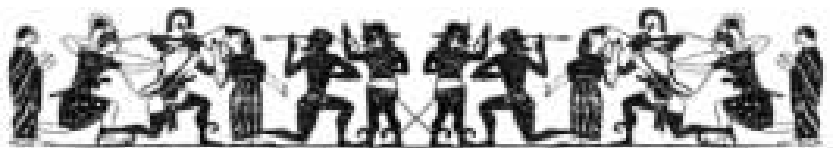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亲爱的小姐，”赫斯特扯着嗓门绝望地喊道，“你说说看，这到底有什么用？”

“嗯，我觉得，这样也许可以把那股亲热劲儿给去掉一点，你不是正为这忧愁嘛！”

赫斯特带着讥讽的意味，不自然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她说：“好了，亨里埃塔，别这么孩子气了。”

赫斯特最后还是独自一人动身去了威尔特郡。她的未婚夫乔刚在那里办起一个小农场，准备以后就在那儿结婚成家。从炮兵连退役回家之后，乔根本上厌倦了生活的喧嚣繁杂。再说，若非这样，赫斯特永远也住不上郊外小别墅。常说女孩从结婚戒指里能映出婚后的家庭生活。现在，赫斯特只不过朝订婚戒指里稍稍偷看了一眼。但是，天啦！不要说令人羡慕的幸福美满日子，甚至也不是欢乐体面的生活！



乔建成了这座褐色的木板平房，大部分是凭他自己一手一脚修起来的。木屋小巧玲珑，屋后一条小河，溪边有两株老柳树，褐色的畜棚和大片的鸡场分散在房子的周围。猪群圈养在防野兽袭击的电网栅栏内。放牧场上，一匹马和两头牛在闲荡着。乔的农场大约有三十多英亩的面积，他只雇用了一个年轻助手。自然啰，往后还有赫斯特呢。

农场管理得井然有序，焕发出一派新意。乔是个干活能手，他看上去也是那么干净利落，焕然一新，一派神清气爽、踌躇满志的模样。乔甚至没能察觉出赫斯特脸上的“愁容”，或许看在眼里，然而他也只是说：

“赫斯特，你瞧上去有点儿憔悴。上城一趟使人精疲力竭，你自己都察觉不到吧！在这乡下住上一阵子，你会全然变个样的！”

“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赫斯特大声辩解道。

她的确也很喜欢这里！——成群成群黄的白的母鸡，还有那些劲头儿十足的猪，房后斜探着身子的老柳树上，细长嫩黄的柳叶仿佛雨丝般飘垂而下。她非常喜爱这地方，特别那铺得满地的黄叶最是让她沉醉。

她告诉乔她感到这儿的一切都很可爱，呱呱叫，棒极了。乔听她如此说，欢喜得不得了。确实，这样的赞誉他看来也受之无愧。

十二点半的时候，雇来的那个年轻小伙子的母亲为他们准备好了午餐。下午，阳光一直都很明媚，赫斯特帮助小伙子的妈妈擦洗完那些碗碟后，就没有多少活可干了。

“很快，小姐，你就要亲自上灶台啦！这个灶台虽小，火却旺得很啰！”

— 猿 —



“很快？不！”赫斯特重复地回答道。炉灶里的火烧得太旺，狭小的木屋厨房里闷热极了。

老妇人走了。吃过午后茶点之后，年青人也回家去了。赫斯特跟乔一块把鸡关起来，把猪圈好。夜幕逐渐降临，赫斯特走进厨房做晚餐，她感到自己有点儿犯傻。乔在客厅里生起火，一副自命不凡、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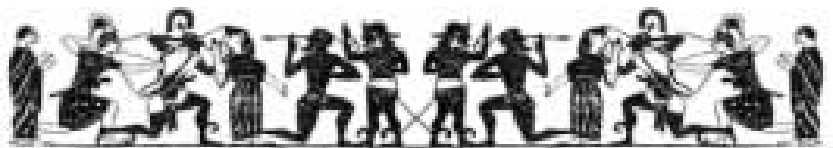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小伙子要明天早晨才会来。这段时间，赫斯特就只能跟乔单独呆在屋子里。如果在半年以前，赫斯特准会很快乐。那时，他和她，两人相处得那么亲密无间！他俩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家也是许多年的世交。乔是个彬彬有礼、举止文雅的男孩，从来就用不着担忧他会做出些什么粗野的举动。她当然就更规矩了。啊！天哪！以往真是这样子的呀！

但是如今，唉，自从赫斯特答应嫁给他之后，乔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：他开始“爱”上她了。以前他绝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假如当时她就料到乔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她一定会斩钉截铁地拒绝他：“乔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！这类玩艺儿只会将事情弄糟。”一当乔动手和她搂抱亲热时，她就感到难以忍受，可她又觉得自己必须接受它，甚至应该欢欢喜喜才行，尽管她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应该那样。

“赫斯特，只怕是，”乔忧郁地说道，“你爱我不及我爱你那样深。”

“瞎说！”她嚷嚷着，“再说，若真是如此，你倒应该感恩戴德。我所要说的就这么多。”

乔听得出这话里有话，但他并没往心里放。他从不喜爱把事情看得太严重，斤斤计较。她对她的话置若罔闻，任凭她所有的感情令人欣慰地湮没在黑暗之中。换句话说，让他



自己觉得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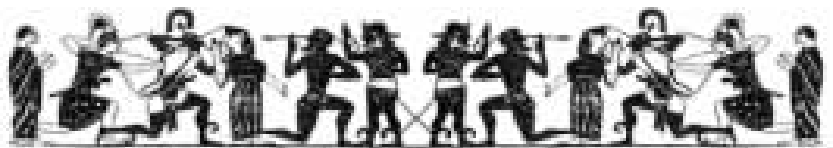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开汽车、经营农场及诸如此类的事，乔的确是个里手行家。而她，赫斯特，无疑问跟汽车一样精细复杂，她身上一共有许许多多精细的小阀门、磁电机、加速器之类的东西啊！如果乔愿意试着用服侍汽车的那份心来用心待她就行了！跟任何一辆汽车相同，她也迫切要人来启动，就算是发动机上装上自动启动器的汽车，也得依靠主人到位的一旋一扭才对啊！赫斯特心里清楚，倘若她真要跟乔结成伴侣一同踏上婚姻之旅，她还需要给好好启动一番才对。可是，乔却像个傻瓜一样只会空坐在车里。车子丝毫不动，他还以为自己正以每小时天清楚多少多少英里的速度行驶呢！

在这个夜晚，她只感到万念俱矢。下午她跟乔到四处转悠、做些事情的时候，她觉得好好的。那时她还挺高兴跟他呆在一块儿。然而现在一到晚上，当他们相对独处时，狭小的屋子里死气沉沉，炉火让人昏昏欲睡，还有乔、乔的烟斗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伪善面孔，这所有一切都让她感到难以接受。

“来，亲爱的，来这儿来坐！”乔拍了拍身边的沙发，请求道。她走过来，在他身旁坐了下来。因为她感到任何一个温顺的女孩都应高高兴兴地过去坐在“那儿”。然而她心中却很生气。好意思！居然不怕难为情！他居然有这么一张沙发。她讨厌俗不可耐的沙发。

他将手臂围抱在她的腰间，臂膀上的二头肌紧挨着她。他这是在拥抱她，她考虑道。她强忍着。乔小心翼翼地熄灭了烟斗。好一派得意洋洋的傻相！他脸上的纯朴自然和坦荡率直早就丢得一干二净了。真滑稽，他居然用手轻轻抚摸她

— 缘 —



的后颈项！他傻里傻气地和她玩起这种情意绵绵的玩意儿。她在猜想：若是拜伦勋爵，他会对他的情人们喁喁私语些怎样的情话呢？绝对不会这般低劣，这般没本事！真粗鲁，居然那样吻她！

“乔，我很愿意你为我弹上一曲！”她突然说道。

“你不会让我在今晚为你弹曲子，是吧？亲爱的。”他问道。

“为什么不在今夜？我挺想听点柴科夫斯基的曲子，能令我兴奋起来的曲子。”

他不再拒绝，站起身走到钢琴前。他的琴弹奏得娴熟而动听，赫斯特倾听着。仅就音乐而言，柴科夫斯基完全可以令她的情绪高涨起来。然而她清楚地意识到，当音乐渐弱渐无时，她更无从承受乔那种所谓的柔情蜜意。

“弹得真精彩！”她夸奖道，“给我弹弹那只我最喜爱的小夜曲吧！”

他全神凝聚在演奏的指法上。趁机她偷偷地溜出了门外。

哦！在这十月清静的空气里，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黑夜隐约透着微光。西面的天空里，一弯新月洒下万顷光辉。空气好似凝固了一般，朦胧的夜色笼罩大地，仿佛一片薄雾。

赫斯特将头发一甩，迈开大步逃离了小屋。小房子就是一面完美的小鼓，里面回旋着她那支心爱的小夜曲的乐曲。她却只顾逃到听不到琴声的地方去。

啊，多美的晚上！她又将短发一甩，仿佛一匹蒙泽巴的烈马在抖擞着鬃毛。要逃离这儿，要冲到尽头去，哪怕这儿



的尽头不过是隔壁农场的地。在清柔的月光里，赫斯特只感到全身热血沸腾。哦！冲到远处的背面那边！假如远处也像乔的面包刀同样有背面的话。“我知道，我是个十足的傻瓜！”她自言自语道。尽管这样，她狂奔的双腿和摆动的双臂并没有因为这样停下来。哦！要是有别样的方法就好了，摆脱乔和他的调情。是啊，调情！她大声地将它读了出来。这个字眼让她失去了残存的最后一点自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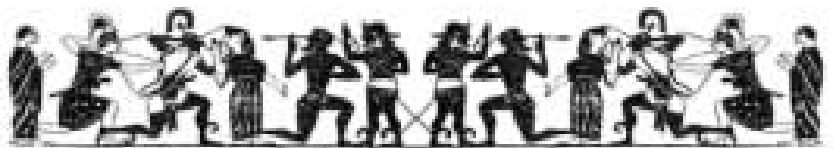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那边的地里有一群奇异的马，赫斯特只好越过乔的农场的篱笆，小心地折回来。乔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农场也如此小一个地方，令你没法逃出他的琴声的范围，除非你逃到人家的地界上去。

她走近了平房。然而，那“咚咚”的琴声突然停下。哦，天啦！她慌乱地朝四周里张望，只见一棵老柳树斜着身子探在溪面上。她蹬直腿，弓着背，仿佛只伸长了身子的母猫，敏捷地爬上了树杆，钻入了冰凉的树叶丛中。

她手忙脚乱，刚刚蹲成一个尚可忍受的姿势。此刻乔绕过屋角走入月光中，他在找她。他居然来找她！她一点也不敢动弹，像只夜蝠一般静静等候在树叶丛中，注视着他。他魁梧挺立却疲倦不堪的身影在黑夜里转悠，一边扬着头，眼睛四下搜寻着。他生平首次显得这样无能，无足轻重，不知所措。他那所谓的男子汉气魄哪儿去了？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迟缓，难于应付？

唷！他在那里羞涩地低声呼唤呢。“赫斯特！赫斯特！你藏到哪儿去了？”

他的确动了怒。赫斯特躲在树上一动不动，尽力让自己不要烦躁。她根本就不愿意回应他，好像他生存在另一个星



球上。他茫然地转悠着，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她的视野。

她受到良知的责备：“真的，我的小姐，有点过分了吧，你这样对待他！可怜的老乔！”

马上，一个声音在她心中低声哼道，“我听到了那些温柔的声音，呼唤着可怜的老乔！”

尽管这样，她还是不想进屋，她不想整晚卿卿我我地和他呆在一起儿。“卿卿我我”，这可是我用的字眼！

“很明显，这很荒唐，认为我会像那样去恋爱。那还不如叫我落入他的猪食槽去。真是粗俗不堪。事实上，这恰恰说明他并不爱我。”

这个想法如同一颗流弹穿透她的胸膛。“正好是他爱我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他并不爱我。没有一个男子会用这种方式去爱他所真正爱的女孩。对于她那真的是一种莫大的侮辱。”

马上，她开始低啜起来。一边伸手去袖筒里拿她的手绢，竟几乎从树上摔了下来。这一惊倒令她回过神来。

从远方她隐隐约约见他回屋去了。她感到愤怒不已。“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弄糟？我向来就不想跟任何人结婚，当然也没指望谁来爱我。如今我难受死了，我觉得自己不正常。大部分女孩肯定都喜爱这种恋爱游戏的，要不然男子们就不会乐此不疲了！如果所谓正常就是多数，那我就应该属不正常之列了。我现在进退两难，我厌恶死我自己了。至于乔，他毁了我们之间原有的关系。他还想凭借它来娶我呢。真是恶心透了。生活如此纷乱无序，我厌恶乱糟糟的生活！”

她不禁又落下几颗泪来。此刻，她听到门“砰”地一声给重重关上了。他进了屋，就要理直气壮地生她的气了。她觉得一种新的不安。

— 愿 —



躲在柳树上很不舒服，空气又潮又冷。如果再受一次寒，她恐怕一个冬天都要呼哧呼哧地抽鼻子了。暖洋洋的灯光从平房的窗户里透出来。她骂了一声“该死！”就她来说，这意味她的心情乱极了。

她从树上滑下来，划伤了胳膊，或许还勾破了她那双最漂亮的长袜。“哦，该死！”她准备回到屋里跟不幸的老乔开诚布公地谈谈。她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才不会喊他可怜的老乔呢！”

正好这个时候，她听见一辆汽车在小路上放慢速度开过来。而后传来小心按响的一声压得很低的喇叭声。车前灯静止不动地照亮乔那扇新铁门前面的地方。

“不害臊！令人没法容忍！准是亨里埃塔那小妞寻我来了？”

她仿佛酒神的女祭司一样，顺着乔的农场里那条煤渣小路飞奔过去。

“喂！赫斯特！”只听到亨里埃塔清脆悦耳的声音从模糊的车身里面飘送出来。“怎么样？”

“多厚的脸皮！”赫斯特叫道，“脸皮厚得怕人！”她背依在铁门上，大口大口地出着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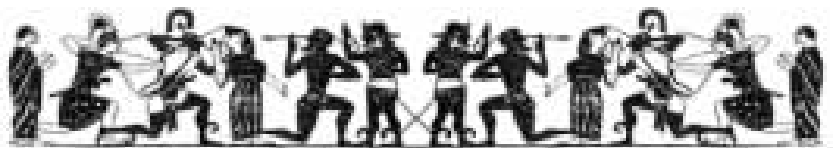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样？”亨里埃塔语气温柔地重复那句问话。

“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赫斯特喘着气问妹妹。

“我的小姐，你现在别这样答非所问地乱扯。假如你不出来，我们绝不踏入一步。你不用担忧，我们不想来多管闲事。我们这是到博纳米那里去野营。今夜天气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博纳米跟乔是老朋友，他们一块在炮兵连里当过兵。他

— 怨 —



在离这里约摸一英里的地方也办了个“农场”。所以，乔怎么说也不是独守小屋的鲁滨逊。

“你们还有谁？”赫斯特追问道。

“都是些老朋友，”坐在驾驶座上的唐纳德回答道。唐纳德是乔的兄弟，亨里埃塔就坐在他旁边的前座上。

“跟往常没两样，”特迪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说了一句。

“好吧！”赫斯特声调缓和了下来，“既然你们都已经到门口了，那还是进屋去吧！你们吃过饭没有？”

“都吃过了，”唐纳德说，“可是，赫斯特，我们此次不打算进屋了！你千万可别发愁！”

“为何不进屋？”赫斯特忽然一下发火了。

“害怕见大哥乔，”唐纳德说。

“再说，赫斯特，”亨里埃塔着急地分辩道。“你自己也明白，你并不盼望我们进来。”

“别犯傻了，亨里埃塔！”赫斯特火暴暴地说道。

“赫斯特，那——”亨里埃塔上下为难，她还想分辩。

“进来吧！别说蠢话了！”赫斯特说。

“此次就不进去了，赫斯特，”唐纳德说。

“您说得对，长官！”特迪随声附和道。

“你们这群傻瓜！为何不？”赫斯特大声喊道。

“害怕见我们的大哥，”唐纳德说。

“好，”赫斯特说，“那我就跟你们一块走。”

她连忙地拉开铁门。

“我只进去看一眼，好吧！我盼望着参观一下房子，”亨里埃塔边说边把修长的大腿伸出了车门。

月亮沉落了，夜空漆黑一片。两个女孩一声不吭地向房



子走去，脚底的煤渣小路嘎吱嘎吱作响。

“你如果不高兴我进来，或是乔不高兴，你最好就说不声啊！”亨里埃塔焦灼地说。她毕竟年纪轻，心里全乱了主张，她很想抓到一丝头绪。赫斯特没有答话，自顾自朝前走着。亨里埃塔刚刚抓住姐姐的胳膊，赫斯特就挣脱开去，说道：

“亲爱的亨里埃塔，不要拉拉扯扯！”

她疾步跨上三级台阶，冲到门前，猛地一下将门推开。客厅里一览无余，灯光照亮着整个屋子。乔端坐在壁炉旁的一张扶手椅里，炉火烧得已经不旺了。他背朝着门，头回也不回。

“亨里埃塔来了！”赫斯特大声喊道，那语气就像是说，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他站起身转过脸来，脸绷得紧紧的，褐色的眼睛里放射出怒火。

“你如何来的？”他粗声粗气地问道。

“驾车来的，”亨里埃塔答道。毕竟她年轻单纯，心无芥蒂。

“同唐纳德和特迪他们一块——他们就在铁门外，”赫斯特说，“就那一伙人。”

“他们也要进来？”乔一听更来气了，嗓子眼里直冒烟。

“我考虑你该出去请他们进来。”赫斯特说。

乔不出声，一动不动，像个木头桩子一样立在那儿。

“我料到你会不乐意我如此闯进来的，”亨里埃塔乖巧地解释道。“实际上，我们这是到博纳米那里去。”她无所顾忌地环视房间。“这地方的确是小巧舒适，招人喜爱，就象一



所乡间别墅，趣味十足，我非常喜欢。我能暖暖手吗？”

乔趿拉着拖鞋，从炉火前挪开。亨里埃塔纤长的指头在夜风里冻得通红，两只手放在火上烤着。

“我立刻还要赶路，”她说。

“啊——啊，”赫斯特拉长的声音显得很奇怪，“千万别走！”

“不，我必须走。唐纳德和特迪他们还在等我呢！”

房门大开着，看得见停在小道上的汽车的前灯。

“啊——啊！”赫斯特又拉长了声音。“我会去告诉他们，你今夜留下来陪我。有个伴儿我会好受一些儿。”

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“到底搞什么名堂？”他问道。

“什么名堂也没有。然而塔迪如今既然来了，她也可以留下来。”

“塔迪”是亨里埃塔用得很少的小名。

“啊，但是，赫斯特！”亨里埃塔惊叫道。“我要跟唐纳德、特迪他们到博纳米那里呀！”

“假如我想你留在这儿，你就不要走！”

亨里埃塔一时间茫然无助，一派惊惶失措，委屈求全的模样。

“搞什么名堂？”乔追问道。“你们早就商量好今夜到这儿来，是吧？”

“不，乔，的确没有！”亨里埃塔一本正经地对自己的无辜辩护。“唐纳德在今天下午四点钟才提出这个建议。在此以前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只怪天公的这番美意，我们得出来寻个地方溜达溜达才行。于是我们就想到博纳米那里



去做个不速之客。只愿他不要也像你如此给弄得不知所措。”

“就算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，那也没犯何种天条啊！”赫斯特插进来说，“无论怎么样，你们如今都到这儿来，那就在这儿露营吧！”

“啊，不！赫斯特！我敢保证唐纳德是绝对不会进这扇铁门的。方才我要他停车他还向我发火呢。喇叭是我按的。是我，不是他。我想这就是所谓天生好奇吧！无论怎么说，我又跟往常一样招惹麻烦了。因此我如今还是尽快离开为妙。晚安！”

说着她一手抓起外套，向着门口的方向走去。

“既是那样，那我跟你一块走！”赫斯特说。

“赫斯特，这——”亨里埃塔大声叫道，她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乔。

“我跟你同样一无所知，”乔说，“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乔愠怒地沉着脸。亨里埃塔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他的心思。

“赫斯特！”亨里埃塔大叫道，“理智点！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你至少理应解释一下，好让大家心里都有个数！守守规矩！——你不是常常这样教训我嘛！”

屋子里一片沉默，静得怕人。

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亨里塔埃追问道，眼睛里闪现出炯亮的目光，眼神里却明显地带有几分忧悒。她的举动表明她决心要做个通情达理的人。

“自然没什么事，”赫斯特冷言冷语地回答道。

“你知道吗，乔？”亨里埃塔如同再世的鲍茜娅，同情地



注视着这个男人。

乔一时间私下思量：亨里埃塔绝对比她姐姐善解人意多了。

“我只知道她让我弹钢琴，接着她就溜到屋外去了。打那时起，她的脑袋就出了故障。”

“哈、哈、哈！”赫斯特大笑起来，如同演戏一般做作。“我高兴！我乐意躲到屋外去！我要出去换口新鲜空气。我还想搞明白究竟是谁的脑筋出了故障。居然说我躲到屋外去。”

“你是溜到房外去了嘛，”乔说。

“哦，是吗？那请问为何会这样？”

“我想必定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理由万分充分。”

立刻，空气间弥漫着一片茫然和惊讶……这么多年来，赫斯特和乔彼此熟识。但如今，瞧瞧他们！

“那么你是为什么呢，赫斯特？”亨里埃塔屏着呼吸，十分天真地问道。

“我什么为什么？”

小路那头又传来汽车低鸣的喇叭声。

“他们在喊我了！再见！”亨里埃塔大声说，一边穿上外套，一边转身直接朝门口走去。

“小姐，你要是走的话，我跟你一起走，”赫斯特说。

“但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亨里埃塔诧异地嚷道。又是几声喇叭声。她一把打开门，冲着黑夜里大声叫道：

“再等半分钟！”亨里埃塔轻轻地将门重新关上，转过身再次吃惊地望着赫斯特。



“然而这是为什么，赫斯特？”

赫斯特怒气冲冲，几乎是乜斜着看他，甚至向着那张愠怒木然的脸看一眼她都差点受不了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亨里埃塔低声细语地催问着。

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赫斯特身上，而她却如同一本封了缄的书本，一字不语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，”乔两眼凝视着一个透光孔，回答说。

赫斯特再次发出一阵夸张的狂笑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赫斯特的脸立刻因愤怒扭曲成十分怪异的样子。“好啊，既然你想知道，告诉你吧！我压根忍受不了你对我的轻薄行为，假如那就是你所谓的正经事儿。”

亨里埃塔不由得放开握着门把的手，浑身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。

最糟糕的事情最终发生了。乔的脸色发紫，逐渐惨白，接着又转成了蜡黄色。

“那么，”亨里埃塔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你不会嫁给他。”

“如果他老这样没完没了地跟我调情的话，我只怕是无法嫁给他。”她差不多带着咆哮的声音着重强调“调情”这两个字。

“假如他不这样，你也不能嫁给他。”亨里埃塔仿佛位护花天使一般训诫道。

“为何不能，”赫斯特大声说，“在他开始和我亲热之前，我还能够接受他。喂，他简直有点不像话。”

— 缘 —

